

创作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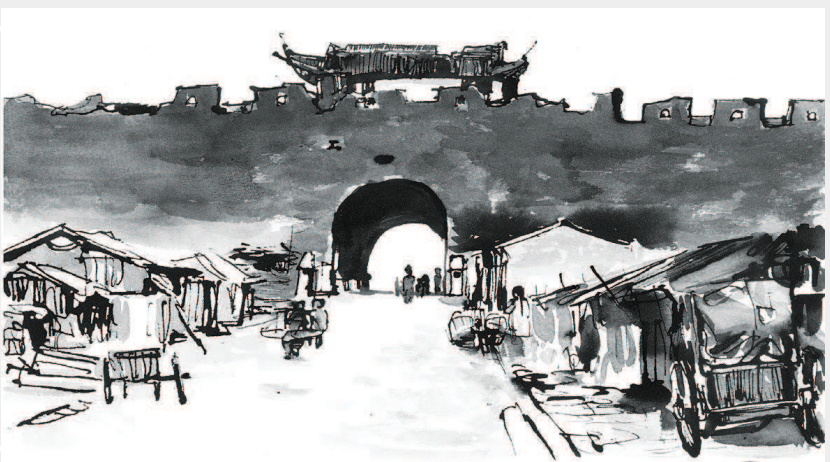
叶兆言谈最新长篇小说《仪凤之门》

衣带渐宽终不悔

叶兆言

《仪凤之门》小说梗概

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要道，北上、出征、打胜仗凯旋，都会经过这座城门。小说中，那一年，仪凤门重修完工，杨逵拉着黄色车与仪蓊、芷荻相遇，但他未曾想过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他竟然从人力车夫变成一位革命党人，同这两位女性陷入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纠葛中，并抓住下关地区的发展契机，成为商界名人。杨逵和他的兄弟水根、冯亦雄，以各自的方式卷入这动荡时代，从懵懂无知的少年，到饱经风霜的中年，涉足革命、商界、政坛，他们好似与时代抗衡着，却又为时代付出代价。个体与历史在南京城里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协奏。



《仪凤之门》首发于2022年第一期《收获》杂志。图为文内插图

四十多年前的某个时刻，我开始写小说，开始写短篇小说。时隔多年，记忆有些模糊，历史不再清晰。当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只是朦朦胧胧写了，稀里糊涂地发表。从此，虽然经历过五年的任何文字也发表不了，却始终坚持在写，基本上没停过笔，总是在写，写，一直熬到了今天。

文学创作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写上一部长篇小说《刻骨铭心》是2017年，写得很累，很苦，最艰难的时刻，我非常沮丧地对女儿说，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。然后，终于写完了，终于完成了，松了一口气，又接着开始写非虚构的《南京传》。

写《南京传》是一种别样体验，当然也是很累，很苦，然而与写小说不一样，它好像更从容，更另类，整整一年，又回到当年读研究生的时代，完全恢复学生模样，这一年，就是孜孜不倦地写，查书，核对资料。接受记者采访，我形容这一段日子，仿佛在写学位论文。

写作是永远没有办法毕业的，写《南京传》时，有一阵状态奇妙，每天差不多干十个小时。一天写下来，天昏地暗，天旋地转，把这种感觉说给家人听，说给朋友听，家人和朋友都有点担心，说你不要命了，说你都是老同志们了，不可以这么玩。作为写作者，能有这样的状态，其实很得意，毕竟我已六十出头，本钱怎么再能和年轻时相比。也正是在这段日子，女儿和女婿决定要去土耳其旅游，他们在网上做功课，选好了旅行路线，租了车，完全可以带着老两口一起去玩。我大大为此很心动，确实是一次出游的好机会，全家租上一辆车，一起漫游土耳其，想想都美好，都惬意。

但是我放弃了去土耳其的念头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根本没产生这样的念头。当时的写作状态十分神勇，无法设想如果去了土耳其，休息一个月，会有什么后果。写作一旦开始，真要是突然停下来，临时刹车，很可能造成非常恐怖的局面。写作期间，大脑通常都是混乱，有很多头绪，神经不太正常，这

时候外出，这时候经历一些其他事，等于是用一把修理树枝的大剪刀，伸进脑袋里剪上一刀，所有的头绪都断了，弄不好就再也接不上。

我知道有些事，放弃便永远放弃了。女儿女婿去土耳其，目的是为了备孕。一旦我们家有了第三代，这种扶老携幼出国旅游的可能性，短期内基本上就是清零。那时候还没出现新冠疫情，毕竟孩子们要上班，女婿是搞金融的，攒个休假并不容易。我女儿当时就说过：“老爸根本不可能跟我们走，当然是一次好机会，我们也确实想带你们老两口去，不过我太知道老爸这个人，知道他不会去，知道他不可能去。”

《南京传》整整写了一年，写完这本书，断断续续又写了其他的文字。我总是在写，天天都想写，贪得无厌。为此经常觉得无趣，别人觉得你无趣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无趣。天天都是写，天天都在重复。有时候向女儿夸耀自己又写了多少，女儿甚至都懒得理睬，觉得我是在炫耀，是在给她施加压力，在嫌她做学问还不够用功，还不够刻苦。女儿在大学里当老师，如今的青年教师，压力非常沉重，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，要争取那个那个重点项目，评职称成了重中之重，评不上就要走人。

写完《南京传》，有一段日子，突然发现写作变得比较容易。我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入行，事实上，写作四十多年，短篇产量一直不高。基本上也就是每十年编一本短篇小说集。差不多在十年前，也就是写作生涯三十年之际，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“短篇小说编年”，基本上把自己写的短篇都收入其中。然后又过了十年，数量已可以编第四卷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对短篇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激情，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，连续写短篇，只用了一年，竟然又可以编出新的一卷。也就是说，加上以前出版过的三卷，新旧组合，可以重新出一套五卷本的“短篇小说编年”。

跟出版社签订五卷本合同的时候，新写的短篇还没交给杂志发表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心中暗暗得意，因为手头

已经有了不少存粮，就跟储蓄卡里存着钱一样，接下来，又可以很从容地开始写长篇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我把新写的短篇《德莉莎的疯狂》寄给了《收获》的程永新，告诉他如果能用，也不着急，留着慢慢发表。这以后，控制发表节奏，过了一段日子，寄出去一篇早已写好的小说，再过去些日子，又寄出去一篇。于是在2021年，我的短篇小说，开始在不同的文学刊物上，时不时地冒出来。有人跟我开玩笑，说你老人家真厉害，怎么像井喷一样，突然写了这么多的短篇小说。

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又所谓家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这么慢腾腾的，不急不忙，一篇又一篇往外投稿，目的只是为了掩护一部新的长篇。这个长篇就是《仪凤之门》，一方面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又在写长篇，另一方面，说干就干，说开始就开始了。《仪凤之门》可以说是计划已久的一本书，可是计划再久，没写出来之前，它什么都不是。作者的状态说不太清楚，忽好忽坏，好时得意忘形，坏时连去死的念头都有。写长篇是非常暗黑的一件事，一旦开始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破了釜沉了舟，等不到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写完，剩下的，只能孤零零地

勇往直前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次写长篇，内心带着的恐慌，要比以往更加严重。囤积了一批粮草，只是为了打持久战，因为也不知道猴年马月，才能完成这部《仪凤之门》。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局，玩了一次小聪明，在文学刊物上，隔三岔五地发表短篇小说，幻想给人产生错觉，不让别人知道我在写长篇。毫无疑问，一个写作者内心深处的不自信，绝对说不清楚。我已经开始在写《仪凤之门》了，隐隐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，要怎么写，不能怎么写。可是实际的写作过程中，又会出现太多的神神鬼鬼，有太多的天意。写作这玩意，不顺利不好，太顺利了也肯定不好。

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较劲，写长篇的痛苦实属自然，写不下去的时候，也是经常。对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说，一个在写长篇的人，精神状态基本上就是不正常，因为在写长篇，因为在工作，他可以喜怒无常，可以任性，可以蛮不讲理。我不太愿意再对女儿说，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，再这么说，多少有些凡尔赛，太矫情，但是在真写不下去的时候，在大脑缺氧的时候，在眼花缭乱的时候，内心深处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。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能写下去，筋疲力尽是自然

的事情，写作者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。写不了和写不下去是必然的，我所以要奋不顾身，不知疲倦地去写，完全是因为害怕那一天的到来。

不管这部《仪凤之门》是不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，它的杀青它的成书，毕竟可喜可贺。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也许我已经夸大了写作的痛苦，强调了一点，忽视其他。事实上，写作的快乐，同样也是无法描述。马齿徒增，童心犹在，关于写作，我属于人老心不老。在过去的岁月，我更多的是沉浸在写作的得意之中。自满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，事实上，写《仪凤之门》期间，人们在谈论这一年杂志上我陆续发表的短篇小说，自己难免有点小人得志，恨不能跟别人大声宣布，说我正在悄悄建造一栋长篇小说的大楼。随着《仪凤之门》接近完成，这种骄傲情绪几乎按捺不住。

没法跟别人细说《仪凤之门》写了什么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干这个。很厚的一本书，当然会有很多意思，有很多故事，有很多掏心窝的话，也有一些不紧的赘言和描写。三言两语不可能说清楚，说了也可能是家人，总结和评判这类的事，应该交给读者去做。非要做广告的话，只能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

如何给男人力量，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，革命如何发生，财富如何创造，理想如何破灭，历史怎么被改写。当然，究竟怎么回事，最后也还是要看了小说，才能跟大家解释清楚。

过去的几年里，搬到长江边居住。就在我的窗下，浩渺长江突然拐了个弯，它不再是从西边过来，而是浩浩荡荡南下。江流有声，长江对于我来说，一望无际，看不到尽头。感谢滔滔不绝的长江，它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，给了我相当多的能量。《仪凤之门》是一部发生在长江岸边的故事，风云变幻，从晚清写到民国，写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，国民政府正式成立，以及之后南京城内外多种军政势力更迭……

在写作的一年期间，我几乎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工作，窗外渐渐明亮，长江在晨雾中显现，有时月圆，有时月缺，时空就这样被穿越了。逝者如斯，盛衰者如彼，我不会说它是一本靠真实取胜的小说，在虚构的文学中，当然要真实，要有非常扎实的真实，然而一部好的小说，真实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计。真实可以随手而来，真实不是目的，好的小说永远都是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，要无中生有，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和创造。

2022年1月8日 三汉河

历史记忆、文化认同与城市底色

——从电影《爱情神话》说开去

吴帆



《爱情神话》的出圈走红，是对上海这座传统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织相映的魔幻之都，所奉上的一份深沉的爱与礼赞

以一部影视作品引发观众对一座城市的认同与向往，意味着城市精神视觉化呈现的可能性。《爱乐之城》《欲望都市》《午夜巴黎》《东京爱情故事》……在“城市故事”的娓娓絮叨中，文化记忆与情感羁绊如画卷般缓缓铺展，令城市“守望者”们心有戚戚而神向往之。沪语电影《爱情神话》的出圈走红，同样也是对上海这座传统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织相映的魔幻之都，所奉上的一份深沉的爱与礼赞。

“神话”起源于古希腊mythos，代表了万物有灵的信仰，她承载着历史脉络、精神意志与文化记忆，与社会文化发展休戚相关。而“爱情神话”貌似俚俗而实蕴深意：她源自情感想象，具有感性寓意与超现实主义美学特征，却又又是理性思考下的社会产物与文化记忆。电影《爱情神话》描绘了一群上海普通男女，在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情感纠葛中，在光鲜亮丽与一地鸡毛的纷纷扰扰间，努力着过好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日子。主创团队在朴实而真诚的电影叙事中，敏锐而精准地把握到上海城市独有的“精、气、神”，通过新海派“地域电影”这个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，成就了“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，上海故事的世界传播”。

上海是“精致”之城，“非常世界，特别惊喜”

《爱情神话》流淌着上海大世界的澎湃生命力和无限想象力。对大部分观众而言，影片中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：熟悉的是外滩百年万国建筑博览群、陆家嘴高耸入云的摩登天空三件套；也有梧桐树下的街道里弄老洋房、街边转角处随意散落的格调咖啡馆小馆、文艺青年三五知己游荡着的话剧艺术中心；陌生的则是白老师们的寻常“烟火人间”与别样“上海风情”：上一秒钟摆出架势喝咖啡红酒，看话剧展览，下一刻立马放下身段端出冰箱里的隔夜红烧肉，邀邻居好友围坐在天井，枕着月色聊聊天。恰恰是这

两种感觉的交相渗透，让观众体验产生特别的惊喜。影片中展示出传统价值理念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多样可能，带给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无限遐想与期许。爱情神话的故事必然只会发生在上海，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及气质底蕴血脉相连。自开埠以来，上海历经沧海、海纳百川，十里洋场蜕变成极具现代包容性的国际化大都市。把《爱情神话》放到上海城市故事影像发展脉络中看，会发现它是上海城市形象叙事的新篇章。曾经风靡全国的《孽债》《股疯》《长恨歌》等影视作品，无不是用一种疏离式远景机位，叙述大时代浪潮中，上海小市民的随波逐流与生存挣扎。而《爱情神

话》则是以一种精致蓝调，道尽城中饮食男女的意味深长。影片的全沪语不是为了承担方言电影中人物脸谱化的类型特征，而是为了彰显剧中人物的个性腔调以及命运运转。上海闲话的吴依细语中，往往借东讲西、话里有话、欲言又止，这些微妙对白，超越方言而更关乎上海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肌理，这是上海文化的一次强势输出，熟悉上海的人都会很有共鸣。

上海是“气度”之城，“非常温暖，特别克制”

《爱情神话》是一部女性视角主导

的电影，90后女导演为影片塑造了一群生动真实的上海中产男女形象，没有命运的大起大落，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，而是用一种特别克制的姿态，定义都市男女把握情感关系的分寸感。影片中三位女性角色，分别是知性成熟的李小姐，性感妖娆的格洛瑞亚，温婉能干的前妻蓓蓓。三个女人有着三种不同的性格特征，也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上海女人特质。她们身上不仅仅有成熟，还有天真“豁得出”的可爱一面。尽管性格不同，她们却无一例外都经济独立、思想自由，懂得如何取悦自己。即便经历过感情失败，从没停止对爱情的渴望，也没有放弃对事业

的追求。她们敢于活出真我，浑身散发出自信的魅力。与三位女主人公情感暧昧纠结的白老师，是一个典型的上海“好男人”，不油腻、有情趣、讲理性而有分寸感。此外，影片中的各路配角也耐人寻味，老乌常常回忆臆想中的意大利艳星女友、小皮匠在修鞋摊位上雷打不动的coffee time；白老师妈妈口头禅“13点”尽显对宝贝儿子的爱意、新生代白鸽作为美妆男博主深得阿姨们欢喜，而他女朋友又特别中性化。这些人性格设定新颖，而且凸显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开放与包容。芸芸众生相的鲜活分明，不仅丰富了观影者对上海城市故事的想象，还提升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。其实城市精神品格的核心在于人，只有人才是城市最真的风景线。《爱情神话》主创团队刻意用意识流纪实拍摄视角，记录有故事的上海中年男女。他们开放、成熟、温暖、克制，日子渐长生活更多柴米油盐，而骨子里依然脱不去浪漫的文艺情调，而这恰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底蕴与精神气质，有分寸的进退，有克制的掂量。

上海是“神智”之城，“非常理想，特别现实”

《爱情神话》上映不久就积累足够影响力一跃成为新上海城市形象的代表，除影片自身出众之外，也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。在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规划中，“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”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目标，愿景长远、目标坚定、方法务实、行动果敢。在拼搏奋进过程中，上海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，非常理想，又特别现实；步履不停、与时俱进。作为文化传播载体，《爱情神话》承担上海城市精神文明进步的转型升级，通过城市形象叙事的再定位，重构城市男女的社会与情感关系。而这种重构得以实现的背

景是，最近十年的上海城市形象逐步扭转与提升，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基建硬件网络设施迅猛发展的同时，以人为本的城市核心发展理念，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美好。男性温情配角也耐人寻味，老乌常常回忆臆想中的意大利艳星女友、小皮匠在修鞋摊位上雷打不动的coffee time；白老师妈妈口头禅“13点”尽显对宝贝儿子的爱意、新生代白鸽作为美妆男博主深得阿姨们欢喜，而他女朋友又特别中性化。这些人性格设定新颖，而且凸显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开放与包容。芸芸众生相的鲜活分明，不仅丰富了观影者对上海城市故事的想象，还提升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。其实城市精神品格的核心在于人，只有人才是城市最真的风景线。《爱情神话》主创团队刻意用意识流纪实拍摄视角，记录有故事的上海中年男女。他们开放、成熟、温暖、克制，日子渐长生活更多柴米油盐，而骨子里依然脱不去浪漫的文艺情调，而这恰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底蕴与精神气质，有分寸的进退，有克制的掂量。

如果说爱情不相信神话，而上海却不然；这个又魔幻又现实的大都市中认真生活着的每一个人，或荣耀如人生舞台聚光灯下、或平凡如细水长流日子中，都在竭尽全力创造生命中的美好神话。这才是上海最柔软最坚韧的城市底气与精神养分，是上海成为国际一流大都市的真正文化软实力。

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形象与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上海交大—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副教授）